

貴州通志

東

山

圖

考

藝文序

勅諭 詔諭 疏狀 頌贊 箴銘

賦詩 雜記

南離為文明之方夜郎接荆梁之壤周秦以還屈

宋流芳湘水揚馬摘艷錦江獨祥柯古郡徵文考

獻零落無傳亦又何也自有明王守仁鄒元標倡

明理學何景明吳國倫諸人並播風雅繼以郭子

章之纂述黔記搜討故府博採舊聞彬彬質有其

文矣我

國家交運弘開化成天下泊乎滇黔底定誕告萬方

列聖重光德意旁敷天章炳煥奎章所被炳炳乎荒裔
遐阻咸耀於光明下及對揚所述敷奏所陳皆辭
尚體要動中機宜固不特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斐
然有作卓爾不羣已也至於靈蛇自斷人虎復形
說類虞初事兩志怪列諸雜紀以資博雅云述藝
末意其然亦愚用辭類賦

南嶽文冊之式亦謂其機也

南嶽文冊之式亦謂其機也

南嶽文冊之式亦謂其機也

南嶽文冊之式亦謂其機也

南嶽文冊之式亦謂其機也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三

歷代

宋太祖諭普貴勅

予以義正邦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惟爾貴州遠在
夷荒先王之制要服者來貢荒服者來享不貢有
征伐之兵攻討之典予往年為扶播南陽氏之弱
爾我王師罪人斯得想亦聞之有司因請進兵爾
士懲問不貢予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窮
兵黷武予所不忍尋乃班師近得爾父子狀知欲
向化乃命茲王公之屬若望立來庭爵士人民世
守如舊故爾等宜知悉

明太祖諭劉基曰

前令爾兄弟以七月二十六日往討同慶今占太白七月三日庚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在見西方太白出高入深者勝此用兵所當知者今指揮諸軍已歷蠻境令且出奇設伏嚴爲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敝俟太白出後併力討之若生擒蠻夷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

明太祖諭楚王同湘王征古州蠻勅

近蠻夷倡亂爾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馬親往征之豈不稱爲賢王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宜之至矣

豈不稱爲賢王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宜之至矣

則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祿將薄矣若能奮威武
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爾其
欽承

明太祖諭築銅鼓城勅

前令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勳
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軍一萬靖州民夫二
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
正營房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揮千
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
征進至耕時令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
士還國繪圖來奏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明太祖諭西平侯沐英勅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華夏諸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况雲南梁王誘我邊士因是發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眾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頴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於戲春秋之義最重者釋

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蠻長宜其然乎
明太祖再諭西平侯沐英勅

東川芒部夷種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後子
孫繁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蒙烏撒芒
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
若唐閣羅鳳之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
外稱歸順內實挾詐聚眾積兵據險設伏唐將不
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將帥過信無
謀故也近稱東川諸夷不叛者號爲循良雖未可
逆詐然須防閑嚴整師旅使不得肆其奸謀然後
賊可破也

明太祖諭信國公湯和勅

行師用兵須晝夜慎防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有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今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啟王知之

明太祖諭宣慰司勅

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來莫不皆然而其間治有隆污政有得失亦由人君善用人與不善用人之所致也朕承大統之後矧今既爲天子而肯私以怨惡加於人耶故用人盡忠於國

若徒無心必實朕仰遵先憲俯察輿情惟至公之心
廣仁厚之化嘉惠海內子育元元欲比隆前規以
兼至治爾天下上官遵守朕訓各盡乃心毋妄懷
疑以速咎戾則可以共保富貴於無窮

朕及祖諭宣慰司田仁智入覲勅

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
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燕之使
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
於敬上德莫大於愛下能敬能愛大臣之道也
明孝宗諭都勻府勅

朕惟都勻遠在貴州東南因無流官無治往往自

相殺奪不得安生而又時出剽掠爲地方之害遂
因貴州鎮巡等官奏請特勅大帥征之既而
各官奏如永樂年間事例開設府治州縣除流
官撫治之以警其後今從其請設立都勻一府而
以新開獨山麻哈二州清平一縣並舊設都勻邦
水平州平浪四長官司屬其管轄僉舉兩文獻熟
知民事諳曉夷情堪任知府故特望兩任知府事
賜以璽書益重其任也夫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
外夷之治與內地殊異非徒後汝撫安而實資高
控制爾須深體朕委任之言稽考制度無違倚門
宣布條章立爲一定規模漢漢之人有所守守凡

中一應該行之事當備之物合用之人一一悉如
內地若力有不及則度以待時勢有未可則畱以
待後順其土俗之宜施以安利之政歸附者安之
使得其所流移者招之使復其業仍須時常戒勉
所屬土官頭目人等諭以大義開其善端俾其遵
守法度謹守地界辦納糧馬不致臨用有缺撫恤
夷民不許非法虐害如有多聚妾媵以庶奪嫡爭
襲官職及窩隱賊人爲盜分贓者具奏聞革改設
流官凡係夷情務要與都勻衛指揮協合議行遇
有漏殄殘賊或生苗竊發即便起調官軍士兵剿
捕以靖地方不許執拘悞事其公差官員人至府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三

國朝

詔

諭

康熙二十年平定滇黔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

地眷佑之庥

祖

宗付託之重

聖祖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寢息海寓乂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爲變亂陰結奸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閩浙楚蜀關隴兩粵豫章之間所在騷肆騁痛毒三桂僭稱僞號逆焰彌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命六師剿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旣膺神殛逆孫世蕃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勵將士屢趣師期於是虎旅協心追逼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通款軍

門對言獻厥兇渠... 擾邊境吳

... 既至... 慰六部右侍郎... 院右副都御史

史因殉難加贈... 尚書諡忠果... 文

朕惟國家任重... 命... 節... 廷... 允

祖稷之靈下... 中外臣民之憤... 人胥悅... 遐邇騰歡... 念自

變亂以來軍民... 荼苦如在水火... 披堅執銳卒... 糜廩

行齋居送千里... 相望被兵之地... 旣罹於鋒刃... 供億之

衆復困於徵輸... 朕憫恤民艱不... 忍輒加額賦... 間施權

宜之令用濟征... 繕之需意在除... 殘事非獲已... 而身處

宮寢之內... 屢與肝食不暇... 怒焉

思治八載於茲... 今羣逆削平... 疆圉底定... 悉翦歷年之

蠹賊永消異口之隱憂用足蕩滌頌苛惟新庶政大
 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皞之風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於
 戲體覆載好生之德秋肅必繼以春溫法帝王夏化
 之模義正尤期於仁壽誕后天下咸使聞知

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既降神聖道
 世蕃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

世蕃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
 世蕃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

世蕃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

世蕃猶復鴟張踞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

康熙二十一年

諭祭原任雲貴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因殉難加贈兵部尚書謚忠果甘文焜文

朕惟國家任重封疆寵命聿隆乎節鉞臣子時逢危難忠貞宜勵於冰霜苟下有授命之誠斯上錫褒忠之典特彰優恤用示殊恩爾甘文焜才畧夙聞勤勞克著擢之畿甸委以滇黔總領西南行奏輯寧之績撫綏將吏庶銷反側之謀何期大逆之猖狂頓悼貞臣之殞逝扞艱寡助丹心永恨於黃墟爲國捐軀碧血長淪於炎燄茲長鯨之旣殄乃旅櫬以言旋旆爾幽魂動朕憫惻式稽曩制爰易休名載頒寵麥以昭

其少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
榮復沛莖芬而致享於歲際艱難而効節臣心之正
直允彰而死事以施恩國典之褒揚雖厚爾其不昧
庶幾來歎

更燕蔭交附之

以樂向委以戴領

而共遠元

而共遠元

而共遠元

而共遠元

而共遠元

而共遠元

其少通志卷之三十一

康熙二十二年

御製雲貴總督殉難加贈兵部尚書諡忠果甘文

文

稽古仗節死難之臣國家必賁之典禮榮其服命表
在史冊厥有舊章夫效力盡命臣之經也旌善顯忠
國之憲也昭激勸而垂奕葉於是焉在惟爾甘文
服官有年勞績懋著朕擢授旄節往涖滇黔俾督率
乃僚綏靖南服屬逆臣悖德敗亂天常狂逞狡謀變
生倉猝爾以勢窮援絕衆畔軍孤遂出貴陽捐軀鎮
遠雖不克殄賊成功亦可謂舍生取義晷爾壯烈深
測朕懷宜賚嘉名式揚大節特賜諡曰忠果仍贈官

廕子如例於戲忠不避難永為臣子之型果以矢志
尚壯河山之氣勅諸貞石以表丹誠

主... 出... 天... 清... 公... 主... 第... 支

軍... 二十二年

康熙二十二年

諭祭三等伯提督贈太子少保謚忠毅王之鼎文

朕惟烈上受臨戎之任盡瘁封疆貞臣矢報國之忱
遺光泉壤節著則無分成敗名成則罔間死生睠此
忠魂宜昭異數爾王之鼎才裕折衝勇堪禦侮家受
金書之券五等攸崇閩專鐵甕之城中權久握自滇
池之負固移黔蜀之交衝擐甲長征誓鯨鯢之盡剪
援枹寡應值蛇豕之方張一旅難支孤踪被陷從容
就義指皦日而不污慷慨捐軀貫秋霜而並厲今九
城廓清之會正孤忠褒錄之年爰詔所司詳稽憲典
錫几筵以致享加封秩以敷恩嗚呼國事祇承生副

貔貅之寄令名追賁沒昭史冊之光惟此苾芬爾其

克荷

...

...

...

...

...

...

...

...

東照二十二半

嘉慶三十年

加襲三等伯提督贈太子少保諡忠毅王之鼎碑文
朕惟國家崇獎臣節凡將帥之士能宣力疆場捐軀
赴義者褒卹有加典素重矣爾王之秉性資稟茂智
畧深沉自作鎮京運者有成績屬西南遭命移鎮兩
川蜀道崎嶇蛇豕豕茲爾志存殲寇期報國恩聞命
戴星兼行而進賊勢初却旋復狡焉思逞爾慷慨者
師激我士氣迄乎賊窺睥睨猶能奮擊突圍被陷之
時罵不絕口嬰禍毒慘朕心惻焉今氛祲全消節烈
炳著特命所司加恩追贈諡以忠毅嗚呼惟爾精誠
貫於白日與城存亡我不返顧有臣如此忍令溼沒

弗敢用勒貞泯永表以烈爾後人尚其承體無致我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德澤於前代何成德也

卷之三

康熙二十二年免康熙二十三年二十三年錢糧
上諭黔省爲滇南孔道地瘠民貧去兵凱旋統翰多糗
供應人夫極其浩繁且起解吳逆家口絡繹迭送不
無苦累恐小民竭力供億生計艱難朕心深爲憫惻
所有本年秋冬及來年春夏應徵地丁正項錢糧盡
行蠲免以示朕勤恤民隱至意欽此

行勝天以示知懷則天至意於此

他言本平於冬及來平春要熟燒成丁玉更難擊

無言鼎器小只識代共勸主情願敢想心新魚既已

我欲入夫到其言然也且相長也末口也難談及不

上劍似清氣其明其致以養其食去其重氣難得身與

最難止也二二必取氣源二二二二二二六三三三三

同

康熙二十五年免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錢糧

上諭自古帝王撫馭九有軫念民依凡勸謀生養爲計甚周猶以賜復蠲租爲布德行仁之要務朕嘉與海內元元共圖樂利弛徵減賦時厯於懷惟頻渙恩施俾萬姓得沾實惠念直隸畿輔重地天下根本寬租之詔屢沛往年但順永保河四府較之畿南諸府差役倍多供億尤劇應再加軫恤又湖廣湖南福建四川貴州地方昔年爲賊竊踞民遭苦累今雖獲有寧宇更宜培養以厚民生一體蠲免用昭愷澤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俱着蠲免二十五年未完錢糧

亦着悉與豁除湖廣湖南福建兩省所有康熙二十
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錢糧及二
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與盡行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
官通行曉諭務使人民均被恩賞以副朕愛育蒼生
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混及私行重徵者
該督撫指名題叅從重治罪如該督撫徇隱不行糾
舉或經叅奏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從重治罪特諭

其有餘及別受

上諭自古帝王無不念民力之艱難

康熙二十五年

康熙三十三年免三十三年錢糧

上諭朕撫馭寰宇蚤夜孜孜世以實惠及民惟憂旱
爲念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瘠瘠
民生艱苦與腹內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
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恤廣西省康熙十六
年通省錢糧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省二十
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
二省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省
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念
育民之道無如寬賦矧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恩
則閭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

丁銀米着通行蠲免仍行文該督撫徧加曉諭令人
 需實澤以稱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自苟司
 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奏劾從重治罪

特諭

二十五年庚子三月二十日奉 諭旨 貴州

一 貴州巡撫 貴州總督 貴州按察使 貴州布政使

一 貴州各屬 貴州各州 貴州各縣 貴州各營

一 貴州各屬 貴州各州 貴州各縣 貴州各營

一 貴州各屬 貴州各州 貴州各縣 貴州各營

一 貴州各屬 貴州各州 貴州各縣 貴州各營

一 貴州各屬 貴州各州 貴州各縣 貴州各營

一 貴州各屬 貴州各州 貴州各縣 貴州各營

上諭

雍正二年嚴飭土官

上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
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
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
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
子天下共享榮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爲不忍
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爲之指使或緣
事犯法避罪裁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橫行比輩相知
文義爲之立文辦事教之爲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
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視

為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
事犯土司叅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
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欽此

朕于天下其心一也而土司既於向來思心幾曾不惡

好丑豈有定哉又其為國效忠而不知其為我者然又

曰其效我者亦不過其效我者而已其效我者亦不過

聞者多土司禮味也此所謂土司也

土司國以刑罰為賞罰東夷西夷皆土司也

兼五二平魂韻土官

土官

土官

雍正二年平定廣狝苗

上諭貴州定廣狝苗從來比他省苗蠻凶頑尤甚朕向

知之前雲貴總督高其倬摺奏調遣官兵剿捕狝苗

時朕曾降旨與高其倬狝苗凶頑所居之地山深箐

密進剿官兵務期擒捕首惡勿致疎忽今據高其倬

等奏稱進剿惡苗時官兵用命攀援而入直抵賊巢

於十月初七十四等日擒獲渠魁阿近暨其弟阿臥

及妻子賊黨等地方從此安靜深爲可嘉此朕御極

以來第一次平定究苗之事高其倬趙坤毛文銓並

從優議叙此內著有勞績官員着該督查明造冊報

部一併從優議叙効力兵丁卽加恩賞欵此

雍正五年四省接壤分界安汛

上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紳苗素稱兇悍
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爲惡以致燒殺劫掠
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剿
撫業已擒獲兇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
計朕聞滇黔蜀粵四省接壤之區徭獠雜處不特統
眾越境讐殺攪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
不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塵案莫結者甚多此
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
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鮮地方之苗目阿九等
互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

此卽其明証也况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藩禦則環居腹外防範難週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追捕往返耽延兇徒已遠適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徭徠販棍徃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察倘有越境讐殺劫掠之事卽時擒解不使漏網其委防弁兵以一年爲期卽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撥換如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有而能逐名拏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叙兵丁量加賞賚倘有令與功生事擾擾地方者立卽題參從重治罪朕意如此於地宜與否其如何分界設汛

派撥弁兵

生之海之廣者四省

酌定議具奏

由來已久况屬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奏到

論

三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

雍正五年生苗歸誠加恩督撫

上諭苗民梗化由來已久况屬生苗尤難懾服緩靖鄂
爾泰剿撫並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嚮化輸誠成願
勦賊歸附版籍又諺冲逆苗等素稱獷悍難馴今剿
苗已肅悉皆內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着給與世
襲無定例哈番以獎勞績張廣泗遵依鄂爾泰調度
實心出力着交部從優議叙所有在事官兵應如何
議定賞賚之處着鄂爾泰分別等次具奏欽此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雍正六年撫綏生苗

上諭貴州巡撫張廣泗從前石禮哈署理貴州巡撫印
務時曾與奏古州八萬地方未入版圖其人愚悍無
知徃徃互相讐殺時出劫奪擾累居民今各處苗蠻
皆頃心嚮化獨此一隅未通聲教應請用兵剿撫等
語朕比時批諭石禮哈古州八萬苗人雖未歸政化
但用兵進剿震懾苗衆朕心實爲不忍所請切不可
行是以石禮哈遵奉諭旨而止後因爾奉差經過其
地報稱苗人等歡欣迎接情理恭敬僉稱願歸版圖
共沐聖化朕又訪問從滇黔來京之大臣亦云夷情
恭順是實朕思內地苗疆之人皆吾赤子其果能好

誠歸嚮者朕豈忍令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准爾所
奏令爾料理撫綏以慰苗衆近聞爾到彼地有撫剿
兼行之事想因苗寨繁多心志不一其中有實心歸
附者亦有中懷疑懼而未卽就撫者若倉猝之間脅
以兵威未免戕殘苗命且強所不願非朕本懷今特
遣翰林官二員前來將朕意宣諭倘伊等到日爾所
料理之事已竣則加意撫綏使之得所倘或執迷不
悟切勿徒恃兵力殺傷苗民統俟從容再行化導以
副朕好生胞與之至意欽此

未入對圖其人愚早

雍正六年苗民歸誠加恩官弁兵丁

上諭雲南等省所有苗蠻猥獍種類甚多殘忍性成逞
兇嗜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販賣人口捉當勒
贖所以爲內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衆苗之中
又復互相讐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
殘草菅人命此皆天下所共知者自朕卽位以來內
外諸臣條奏苗蠻不法者不可勝數而邊省督撫提
鎮等又復屢屢陳奏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
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衆繁多朕
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
剿撫兼行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爲本不可脅

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衆將來可望地方寧謐但官弁士卒跋涉於深林密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之氣而苗性狡獪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隅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蠢然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卒若計算得失不足相抵朕心深爲憫惻除已降旨賜卹賞賚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剿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預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着照陣亡例加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着照陣亡

亡例賞給銀兩但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
悉查明動支公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
復郵并兵之至意欽此鄂爾泰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
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為公事
職人久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大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仰
前據鄂爾泰摺奏延臣稱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
衷鄂爾泰加玉麟表

兩省官員均能

恩以示優獎鄂爾泰

內苗人陸積歸誠者

弁士卒跋涉於

之氣而苗性狡獪

此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聞有之事夫兵受國

家多幸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稟

無知之苗蠻而致損我義勇之士亦者言軍得失不

是相抵朕心深為憫惻除已降旨賜卹外其

實地能兵文至意為此之官并兵丁從前若有積債

悉查照例支欠帑錢旨賞調發餉銀以資實惠以臨

若隨軍徵餉兩馬交與兩寨各派各派祖屬

雍正七年慶雲現加恩滇黔各官

上諭朕治天下不言祥瑞每蒙

上天錫福愈深敬畏之心鄂爾泰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
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奉公盡
職人人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悃
前據鄂爾泰摺奏廷臣稱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
衷鄂爾泰郝玉麟表率訓導通省文武屬員而滇黔
兩省官員均能遵奉上司之教誨殫心奉職應加特
恩以示優獎鄂爾泰着由頭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爲
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郝玉麟着由拖沙拉哈哈番授爲

拜他拉布勒哈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着
加二級兩省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
著加一級凡受恩賜者益當敬謹黽勉以仰承

上天之貺從茲遠近臣工慕義興起則人人受福凝祥矣
欽此

滿人人對忠

上古

上天

載五十七

雍正七年慶雲七現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輝燦爛叠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能公忠體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

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卽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卽見於黔省又如今年歲岳鍾琪領兵甘肅而甘肅禾稼豐登田文鏡節制山東而山東秋成大稔又如李衛總督浙江比歲以來境內農田豐熟今年甫離浙省而

衢屬山鄉卽有蛟水泛溢之事舉此近事數端仰見
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素不言祥瑞所
以屢年以來從未曾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
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共知之矣夫

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亦如人君加臣下以賞罰也人臣受
君上之賞固不可侈然自足放逸驕矜若並無欣慰
之心而不以爲慶則受君上之罰亦不知畏懼悔改
此非矯情違衆之人卽曾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
天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者蓋以
真黠地方有此瑞應萬目其觀在人臣之心無不願

國家之蒙福兆庶之疑喜川係中善而賢臣亦

皆出於情理之不能自己倘有心懷不肖之人或且
議其爲迎合或且譏其爲諂諛此皆藏幸災樂禍之
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下惟是漢終遼省何
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是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何如
之敬謹虔恭以永承

天貺所當夙夜加勉者也該部知道圖并發欽此

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雍正七年進瑞穀圖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雍正五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巡撫張廣泗奏稱黔省各屬及新闢苗疆今年皆風雨應時歲入大有所產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穀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至二尺有奇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附進等語朕覽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穀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又據廣西巡撫金鎮摺奏今年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十之九九分者十之一

穀價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二三分乃粵省從來未
 有之事等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介在黔粵之間自
 古未通聲教其種類互相仇殺莖營人命又嘗越境
 擾害鄰近之居民劫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
 行旅阻滯迂道然後得達而內地犯法之匪類又往
 往逃竄藏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為經理者
 今總督鄂爾泰籌畫周至調度有方巡撫張廣泗敬
 謹奉行殫心奮力俾出衆等革面革心輸誠向化地
 方寧謐和氣致祥

天和黔粵一省歲登人裕而黔省饑瘠之區苗夷新

地業

大賜 穀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為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委
朕心實為慶幸若歸美於朕朕不居也善將張廣泗
所進瑞穀圖交與武英殿繪畫刊刻頒賜各省督撫
俾觀之時共知勉勵該部知道欽此

來歸野自山後田之...
者得...而...
漉然而高皇若已...
分至八九分而止...
未悉皆十分...

殺價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二三

有之事等語朕思古者為國者

古未通聲教其種類互相仇殺

楊者相近之居民則爭奪來之

行旅阻滯迂迴然必欲通而內

往也嘉瑞開其中必欲通而內

於與之律大賦也國有賦賦為

能進而國之賦也賦賦為

策心實為幸苦體美外知知不

大以以賦賦在國為賦賦為

大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雍正七年慶雲瑞數

上諭據貴州巡撫張廣泗學臣徐本摺奏本年七月內
黔省地方慶雲七見光華絢爛藻彩繽紛萬姓歡呼
共稱竒瑞更可異者副都趙文英領兵征剿梅岑黑
苗正在抗拒之際忽觀祥雲湧現苗眾各棄器械合
掌頂禮叩天輸誠不數日而古州口內數寨亦傾心
來歸黔省山多田少最爲瘠薄若雨水稍多則高阜
者得濟而低窪者浸損若晴霽稍久則低窪者尚資
灌溉而高阜者已覺旱乾是以歷年收成不過六七
分至八九分而止今歲自春徂秋雨暘應時通省田
禾悉皆十分茂盛據各屬稟報稻穀有每壘十餘穗

者有兩歧三歧者有高七八尺至於徧畝者且每穗
多至六百餘粒至於高粱亦有五歧六歧者小米有
穗長二尺並二十四穗者他如秋蕎紅稗以及菜蔬
瓜果之類無不暢茂條達而深僻苗地並新開之丹
江八寨等處亦皆十分豐收居民苗衆咸以爲從來
未有之事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但蒙

天恩賜嘉祥亦不敢褻慢從來屢降諭旨甚明今據張
廣泗徐本等奏稱黔省慶雲七見瑞穀盈疇內地苗
疆悉登大有地方寧謐萬姓得所朕心深爲慶慰從
前石禮哈在貴州時曾將古州八萬等處苗蠻擾害
地方之處奏請剿撫朕以石禮哈未能承辦此事而

總督高其倬亦非可以統理之人是以未允所請降
旨申飭至於狝苗一事朕料張廣泗之才力可以辦
理有成又有鄂爾泰總理調度是以令其舉行彼時
何世璠心懷退縮從中阻撓具奏朕前以爲不可經
朕降旨切責及至狝苗畏服諸事就緒何世璠始知
從前所奏之非深自慚悔迨鄂爾泰奏請勦撫古州
等苗蠻朕深知鄂爾泰籌畫周到調度有方必能經
理妥協是以允其所請而祖秉圭曾密奏以爲不可
朕知祖秉圭識見卑陋不能辦理此事且恐在任掣
肘於時將伊調回而以領兵之事屬之張廣泗等但
此事雖計出萬全然兵馬深入險僻之地未必迅速

可以成功或致歲月遷延士卒勞頓又恐苗衆無知
負固不服廼以兵威未免多有戕害用是時屢朕懷
今荷

上天默佑官兵甫臨苗境而苗衆卽嚮化輸誠俾自古未
通聲教之區胥歸版籍朕心始爲安慰總之行兵重
務專在得人古州之事在因循苟且者不肯辦理而
膽量怯懦者又不能辦理瞻顧身家者不肯辦理而
好大喜功者亦不能辦理鄂爾泰忠誠敬慎爲國爲
民是以上感

天心下孚衆志俾頑梗之衆慕義從風黔省民夷俱享寧
靜之福且鄂爾泰身在貴州慶雲卽見於黔省而今

年通省地方雨暘時若百穀豐登苗疆田賦永臻

喜信收可見元遐邇一體而遠處之地小民家計

上天然鑒朕心以昭簡任得人辦理苗疆之事為是顯示

嘉徵以昭感應朕心所慶幸者實在乎此並非崇尚

祥瑞以誇耀於天下也可將朕意宣與九鄉知之欽

此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歲地苗疆實已寧

嘉慰特沛恩膏着將庚戌年苗疆額徵地丁銀二十

七萬七千六百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

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

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

廣西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

藝文

今荷

天默佑富兵甫臨該境而

通聲教之區胥歸版籍厥心始為安慰總之行兵重

地專在得人古州之事在因循苟且者不肯辦理而

新猷以請默然天不此匡謀知善宜與水俾朕之

虞始以罪惡無知必與聖宰商實至平此並非崇

天賜蓋無心以御簡并對人繼聖苗孽之毒為具醜

心毒計外何具頑梗之狀慕義從風黔省民夷俱享

平歲當此式雨期秋茂百鍊登高雖出前未

雍正七年免八年錢糧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剿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着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

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着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土棍強紳劣矜包攬侵蝕者朕必訪聞得知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恤下之責民有奉土之義若設官而不爲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官養廉之法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加恩百姓

豁免正賦若將耗羨一併蠲除是民雖邀格外之恩
而官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
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
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蠲免錢糧
爲不便於己心懷悵快卽此意也着於庚戌年爲始
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諒必民所
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爲
例欽此

雍正十三年免本年錢糧

上諭從前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兇頑久爲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剿撫爲安百姓之計若云利其民人則其人不過如鳥獸之屬若云貪其土地則其地本在吾版圖之中曷使日久之後苗衆扞誠向化輸納少許錢糧計算尙不及設汛養兵萬分之一然則國家果何所利而爲此哉乃經理之始旣多疎虞而善後之策又復草率卽如湯近苗疆之緊要州縣設兵不過三四十名全不足以資捍禦而逆苗萌動之時文武官弁又皆在睡夢之鄉茫然一無知覺今逆苗突入內地勾引熟苗肆行搶掠良民遭其荼毒

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朕與前後經理之大臣
安能辭其過耶每當讞獄之時遇身獲重罪之犯應
加刑辟者朕與執法之臣皆再四推研求其生而不
可得然後置之於法此心尙應惻然其見小卑劣者
尙欲賣法以爲陰德今黔省被害之民皆無罪之良
民也我君臣目視其遭兇苗之慘禍如蹈湯火朕言
念及此幾爲淚落實無顏以對被害之黎庶也不知
代朕經理之大臣又如何存心矣其幸得保全之民
人此時當竭力撫綏以贖吾君臣從前之過勿憚煩
勞勿惜公帑期登災黎於衽席若再稽查不力董率
無方以救災恤困之資或飽汚吏貪官之腹不令窮

民得霽實惠經朕訪聞必弊小官員在該省卽時
諭正法以示衆或有但知弊而不能安插貧民者着
則該督撫卽以溺職題叅不必論其向日之官聲稍爲
爲寬貸其次黎避往之地方亦照此旨一體料理若視
加爲隣省之事稍存怠忽之心朕亦必泊以溺職之罪
首惡將與恤之項借名侵蝕者亦必卽行正法貴州旣
之有被害之州縣則運餉募夫俱須鄰郡接濟着將今
五年監省錢糧通行蠲免其被賊殘害之州縣蠲免二
年錢糧若有已徵在官者准抵下次應徵之額賦着
將此旨通行曉諭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聞知特諭

以安民之心而為言矣夫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其也言誠言則無各言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諭朕聞黔省逆苗奸狡異常官兵來則暫行退避過則仍復肆逆緩則恣爲焚劫急則求討招安以叛逆爲尋常視招撫爲得計乃係逆苗實在情形所當痛加剿除不容稍有姑息者其地大苗衆克頑之寨及首惡之人定應剿洗擒獲務盡根株其餘附和迫脅之苗分別料理必令盡繳器械方許投誠從前王大臣所議原令哈元生等照此辦理可傳諭張廣泗等知之其雲貴等省苗疆有應行彈壓者亦先經王大臣等議令該督撫等留心彈壓現今古州等處用兵各省苗疆正不可因現在寧靜而稍爲疎懈可再行

傳諭雲貴廣西督撫密飭各地方官不時稽察加謹
防範毋致疎虞欽此

朕之其體實令官苗匪有惡行...

朕前親親令令元治得...

文書其保其聖必令...

官民之入室...

朕願爾不容...

但長常...

朕前...

土師...

光緒十三年...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上諭黔省逆苗不法地方文武官弁不能先事預防及
苗衆猖獗用兵征剿而領兵大員又復各持己見不
能和衷共濟加以張照舉動乖張妄行調遣以致辦
理失宜用兵數月仍無頭緒朕心甚爲憂慮因湖廣
總督張廣泗才品優長且從前久任苗疆諸事熟練
是以命其前往代張之任今思用兵關係緊要事
權若不歸一難以早奏層功張廣泗着授爲經略
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廣芳以下俱聽張廣泗節
制調遣所有經畧印信着該部速行鑄就遣官賫送
軍營欽此

東晉人... 官... 各地方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 官... 行... 官...

卷五十三 年十月...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諭貴州古州台拱等處生苗雖自古未沾王化然其地實在數省疆域之中我

皇考怙冒如天不忍棄之化外是以就其歸順之誠爲之安撫區畫俾得與海宇人民共享昇平之福並非利其土地人民而爲好大喜功之事也屢奉諭旨至爲明晰乃伊等野性難馴就撫未幾旋即反側迺復勾結熟苗恣行抄劫甚至蹂躪內地殘害民生種種兇惡實屬法所難宥是以調發各省官兵刻期進發期於蕩滌逆氛以安良善今用兵已逾數月逆苗畏罪竄伏巢穴官兵正在進剿但朕念卽位以來施恩宥

過咸與維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乃兵行糧集曠日
持人不惟吾民輓粟飛芻荷戈執戟勞苦堪憫卽彼
生苗亦爲血氣之倫必駢首就誅俾無噍類揆諸朕
胞與之懷亦深爲不忍目今大兵雲集聲罪致討恐
伊等冥頑無知以爲罪在不赦自分必死則必負固
不服抗拒兵威雖欲自輸誠悃而無由卽至身陷屠
戮而不悟者卽諭張廣泗等明白曉諭除枯惡不悛
者定行剿除以彰國法其餘若能聞詔投戈輸誠悔
過當悉勦其罪予以自新務使邊宇安寧百姓樂業
以副朕父老海內一視同仁之至意特諭欽此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

上諭貴州古州等處苗衆從古以來未歸王化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特允督臣所請不忍棄置併

錄之外遂因伊等俯首傾心輸誠歸順之切收入版

圖使得沾濡德澤共享昇平之福原非利其土地民

人爲爾爾爾國之舉也卽如從前所定糧額本屬至

輕至微不過畧表其向化輸租之意俟數年之後原

欲并此加恩寬免此

皇考撫恤苗民之聖心向朕與諸王大臣曾經再三宣諭

者詎苗衆生性反覆靡常於上年三四月間騷擾內

地并勾引熟苗攻掠城池燒燬郵落百姓被其荼毒
克惡頑梗法所必誅是以遣發大兵分路進討剿撫
兼施其中肆逆抗拒者或就誅夷或被擒獲而脅從
附和之苗寨各擒縛爲首之犯相率投赴軍前呈
繳器械悔罪歸誠軍務漸次告竣朕思此等逆苗孽
由古作惡王法所當重懲者而在

皇考與朕親之勳普天率土皆吾赤子此特赤子中之不
肖者耳今身罹刑辟家口分離朕心仍覺不忍且現
在禁撫苗衆多屬脅從附和其中尚有並未從逆始
終守法之各寨均當加意撫恤俾得生養安全因思
苗人納糧一事正額雖少而徵之於官收之於吏其

間經手重疊恐煩雜之費或轉多於正額亦未可知
惟有將正賦悉行豁除儘以苗民與胥吏終歲無交涉
之處則彼此各安本分無欲生事滋擾其幾無由况
蠲免新疆苗賦原屬

皇
方聖意朕此時當敬謹遵循見之施行者也用是特頒
諭旨着總督張廣泗出示通行曉諭將古州等處新
設錢糧盡行豁免永不徵收伊等既無官吏需索之
擾并無輸糧納稅之煩毋田墾井俯仰優游永爲天
朝良順之民以樂其妻室長其子孫苗氓亦具有人
心豈有舍衽席而蹈湯火之理至於建立營汛分佈
官兵乃國家定制原以詰奸禁暴安善善良各省內

地且然况苗疆險要防範尤不可不嚴且設兵之意所以禁約漢奸播弄構釁又以查案熟苗私入勾引朋比爲奸非特以新附之苗爲不可信而以重兵彈壓之也其設兵事宜仍着總督張廣泗遵照前旨悉心妥議辦理至駐守弁兵均當謹守法度不得借端滋事如有絲毫擾累該管官卽行詳報題參從重治罪若或隱匿不報經朕訪聞定將該管文武各官一并重處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別嗣後苗獄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至有與兵民熟苗關涉之案件該管文官若仍需文官辦理該武官者仍聽武弁辦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異

果貴州總督張廣泗可一併曉諭知之欽此

明請忠烈廟志

貴州通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論

三

年重處商民風俗與內地不同地近夷蠻
自相守命之事俱照苗例守之

若開涉之案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

疏

明請忠烈廟南公祀典疏畧

王憲

臣聞以死勤事則祀之爲民禦災則祀之竊見貴州城中舊有忠烈廟祀唐忠臣南霽雲洪武初都指揮程暹建至今軍民皆稱其神靈每歲春首風狂境內常有火災及水旱疾疫蟲虎寇盜虔禱於神其應若嚮雖神祀久乎人心而聖代未蒙祀典臣謹考南霽雲在唐天寶末安祿山爲亂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守將張巡許遠與之誓死拒賊嘗求

救兵於賀蘭進明初嚙指示信已而城陷霽雲死
之茲者顯靈八番陰爲禦災捍患乞追賜美謚頒
祀典每歲春秋有司致祭非惟聖恩廣布不遺前
代之忠臣抑使神惠愈彰永濟邊方之黎庶

叙捷疏

鄒文盛

苗民逆命自古爲然而恃險肆惡於今獨甚倡亂
於阿傍阿階之桀賊蠢動於車梳門樓之諸寨動
稱六十年氣數該然輒以幫同烈故事藉口呼吸
之間蟻聚蜂屯奔跳之際鳩張豕突自清平興隆
以及偏鎮諸衛欲攻阻上京之路由平越新添以
及龍貴諸鎮欲據爲已有之區軍屯財蓄燒劫無

遺衛堡城池攻圍不次嘯聚香爐巢穴敵殺應捕
官軍若居民若行旅殘傷無算若村市若鎮店搶
掠一空稱呼自爲苗王出入僭乘轎馬惡焰重熾
於遠邇兇聲聯絡於蠻夷請兵討罪湖廣交章得
旨會師撫征並舉蓋叛逆人錮於真頑顧招安適
資乎玩侮大兵壓境猶戕殺軍職方面厥罪滔天
實自絕覆育生成神人共憤征剿何疑於是預分
玉石明示恩威大會三省之兵共圖萬全之計舍
羽翼之羣寨先根據之香爐四面圍繞五哨夾攻
官軍土軍輪番攻擊軍器火器錯雜交施厚賞激
之於前嚴罰懾之於後是以官兵各輸謀勇共圖

成功或造樓接戰或架梯攀登我攻之無間於晝
夜彼禦之莫救乎東西覘其無備之處密爲暗取
之謀一登而戮其梟桀鋒已挫再登而斬其首
惡巢穴盡灰種類盡於三登根株不遺一縷軍聲
震地烟焰燭天數十尋巖嶮之山一朝失險千百
年逋逃之寇一旦誅夷香爐裂摧夷寨震動舉此
加彼順若建瓴圖易先難勢如破竹故傳檄漂壩
諸苗輸誠納款歸我侵疆加兵黎蘭等寨落膽飛
魂以次授首必渠魁之是誅縱脅從而不可問師雖
無敵兵不窮追功幸有成勳歸破險惟茲賊巢
夷窺望山名香爐形如磨盤盤之下壁立四

若金城盤之隅平行十頃穩稱巢穴而盤之上則
突兀盤旋可望而不可登賊據此以爲天險人望
之以爲虎穴先年賊聚實厓王師衆至二十三萬
營連四十餘里圍之數月竟至老師而費財得一
首賊遽爾班師而報捷是以賊未痛遭挫衄心常
狃於反叛動因小忿弄兵每以前事爲詞今兵不
滿五萬歷時未及三月破先年不能破之山滅先
年不能滅之賊功高往昔威震羣夷皆皇上聖武
布昭乎遐邇英謀妙契乎神人而本兵大臣與帷
幄元老又能運謀指示默中機宜所謂定於廟廊
之上有主其事者故將士得以奮貔貅之勇而臣

等亦得以効犬馬之勞以致有此克捷地方底寧
人民胥慶從事官僚如叅將洛忠都指揮葉曇楊
淮許詔陶霖劉麟祝鎮王壘專統哨軍料敵制勝
而叅將洛忠與委署都指揮楊仁分布撫處尤盡
心力副使李麟叅議蔡潮先同緣事都指揮邵鑑
防禦撫捕久著勞勩督糧有措置之方供軍無缺
乏之患貴州叅政胡濂之勞可錄給軍餉於經過
之時防駭擾於必由之處湖廣叅政張天相僉事
汪玉之長可數貴州見任布政使趙文奎陞任布
政使陳雍綜理錢糧區畫惟謹見任按察使林長
孫孫指揮王麟緣事都指揮潘勲協贊戎務幹理

亦勤至如將才宣慰與凡領征百執事漢土官曰
或叅謀逐殺或督責駿奔亦皆宣力効勞而不敢
有怠焉者也臣等又恐大兵旣撤漏殄殘賊及新
撫夷寨或至乘虛反側議留本省並輪戍官軍行
委叅將等官統領於各該衛堡駐劄防守會同兵
備守巡官將殘破城池關隘逐漸修理以爲長久
之圖遇有殘賊出沒相機追捕以靖地方初附夷
民資助安插使得生理候至明年三四月間苗夷
旣歸地方無事將前留官軍發回該衛所著伍差
操其四川管下天漂天壩等處黑苗雖經招撫退
回巢穴但性類犬羊叛服不常乞勅該部轉行彼

處巡撫巡按督行該道守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
斌責令該管舍目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占
貽患地方除官軍人等獲到功次該巡按紀功御
史宜照造冊及將僭王首惡阿傍等會審明白各
另具奏軍中用過錢糧等項行布政使造冊徑繳
該部查照已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班師外緣
係捷音事理具本專差將才指揮余大綸奏

議以楚衛屬貴州疏

杜拯

沅靖二州與平清偏鎮銅鼓五開六衛之去湖廣
酉陽播州水寧二土司之去四川俱二千餘里遙
屬於二省而兼制於貴州服役者與遠道之嗟蒞

事者無畫一之軌民情政體甚不使也章數州縣
土司專界之貴州其便有十齊民賦役自遠而移
之近勞費損於舊者數倍一便郡縣專心志以聽
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慮二便軍民力役彼
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科貢悉隸本省禮遇資
遣有均平之規四便司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不
敢以他屬爲辭五便府衛互制悍卒豪民禁不敢
逞六便歲徵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於詰捕
七便土酋之桀各相牽制不得肆其毒螫八便僻
遠之區監司歲至吏弊民瘼可以諮詢而更置之
九便釋兼督之虛名修事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

無阻廢十便臣愚以爲三司所呈聯近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也臣等又看得各省會城府縣并置豈徒備官要以親民事悉下情爾乃貴州獨闕焉軍民之訟牒徭役之審編夫馬之派撥盜賊之追捕藩臬不能悉理往皆委之三司首領與兩衛指揮及宣慰司夫三司首領類皆異途操持靡定政體未諳指揮則尤甚矣委牒方承卽懷私計防緝未効反貽厲階宣慰則尤甚矣逞其恣睢日事贖罰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往往如是故士民爭欲增建府治而該司議程番府附省會其說可行也

請開貴州鄉科疏

明史紀事本末

臣秋原籍貴州思南府人竊惟國家取士於兩京
十二省各設鄉試科場以掄選俊才登之禮部爲
之會試然後進於大廷命以官職真得成周鄉舉
里選之遺意所以人才輩出視古最盛惟貴州一
省遠在西南未曾設有鄉試科場止附雲南布政
司科舉蓋因永樂年間初設布政司制度草創且
以遠方之民文教未盡及也迨今涵濡列聖休明
之治教百五十餘年而親承皇上維新之化又八
年於茲遠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潤日
有生長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謂開科盛舉正有
待於今日也且以貴州至雲南相距二千餘里如

思南永寧等府衛至雲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難行山路險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試其苦最極中間有貧寒而無以爲資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於中道者至於中冒瘴毒而疾於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親見其苦親歷其勞今幸叨列侍從乃得爲陛下陳之邊方下邑之士望天門於萬里扼腕嘆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臣嘗聞國初兩廣亦共一科場其後各設鄉試解額漸增至今人才之盛埒於中州臣竊以爲人性之善得行於天者本無遠近之殊特變通鼓舞之機由於人者有先後耳今設科之後人益向學

他日雲貴又安知不若一兩廣之盛乎議者曰科之
不開病於錢糧之少臣竊謂以爲不然蓋貴州雖赴
雲南鄉試而舉人牌坊之費貴州自辦也鹿鳴之
宴貴州自備也今所加者不過三場供給試官聘
禮耳鎮遠永寧等稅課司每歲不下數百兩思南
府又有棉花稅若設一稅課司委一廉幹府官監
收之每歲亦可得數百兩只此數項足充其用况
求才大事又可斷於區區之小費乎且歷年撫按
官亦屢有舉廢舉一方之志願上下之同情其建
置之地區畫之權在彼必有定議乞勅該部再加
詳議舊額二省舉人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名貴

州二十一名之...之後量增數名以風勵
遠人使知...
請預籌流民疏

請預籌流民疏

田秋

臣見得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奏內開稱川東
饑民流移遠道布政使麥相奏稱西川各處盜賊
漸起臣原籍貴州思南府與川東重慶播州西陽
等處接界中間山溪平壤連延千里每遇荒年川
民流入境內就食正德六年流民入境數多賊首
方四乘時嘯聚起於地名任仙峯攻劫本府婺川
縣石阡府龍泉司地方官司不早撲滅遂至擁眾
數萬長驅入蜀勤三省之兵延數年之久僅能除

之傳聞今年流民入境者絡繹道途布滿村落已
不下數萬較之正德六年尤多本處災旱與蜀無
異去年雖有薄收人多食少勢難周給其間乘時
搶掠者已漸有之本府僻在省城東北三省之交
守巡官或因瞻管別道或因山路崎嶇往往歲不
一至今又進征鎮守府無按鎮守諸臣并力西向
勢必忽此兩府守臣當豐稟未收之時必互相推
諉莫肯先事提勘今冬明春六變必起臣請於隣
近知府或本處兩司差與差官才望官一員量陞
副使設衙於以備巡撫之任此則黑南府整飭提備
撫綏安撫邊防軍衛城池乞於太

倉之銀量運二三... 備警精選民兵
聽用若有不為之... 者即行剪撲土流
巡捕官下... 者嚴行禁治一應保障無處事
宜聽其... 修舉庶幾可... 未萌事得立於豫
定而不... 注年之覆... 矣臣... 言官有此一得
之愚... 肩鑿採擇施行

增設縣學疏

李時華

為三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
以備善後採擇事內欵開一曰議增縣學貴當開
荒草創之初經制未備省城故無府而有府自隆
慶元年始附郭故無州縣而有州縣自近始規模

初定已儼然省會之具體矣惟是新貴有縣而無
學尚非全制今播事蕩平諸凡剏建煥然一新獨
令首善之地有此缺典可乎謂宜增一縣學官不
必添取諸府司二學改授一員廩不必設取諸府
司二學各撥十名廟不必建府學原與司學共近
方改於城外則縣學仍府學舊制可也教官衙舍
俱全一轉移間而規制自大定矣此非臣一人之
私言也地方先後撫按諸臣皆有此念獨以加廩
之難又不欲剏府司之所有以是中擱耳今播已
剏平何難處此原餉應行撫按酌議詳細具奏伏
候睿鑒施行

吏治民瘼疏

鄒元標

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好
 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
 亥步窮處黃茅嵐氣猿獠為伍士人聞命有投牒
 不往者有既赴鬱鬱死者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
 臣往見都勻一驛丞南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
 死又有麻哈等州衙齋荒蕪舉自妻涼而獨山知
 州吳譽聞者文學吏事亦自名家夜篝燈同女子
 守孤墜守孤墜究稅論夫視諸臣餘可知矣臣每撫
 膺太息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
 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興嘆今之情豈異

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
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遷宜以
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
他省稍習知或居官稱職其陞遷視他省量速一
年度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
有不重者未之信也又雲貴二省原無驛夫以軍
爲夫道里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幫貼數名始
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
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
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難知矣
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夙弊

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按官乘此清閒
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
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

請廣額疏

林喬相

貴州古稱遐荒我朝籍入版圖羅甸回春夜郎始
旦宣德四年設科取士附於雲南嗣後人文漸興
至嘉靖十六年與雲南分科二十五年爲湖廣偏
橋等四衛生員就近赴貴州科舉始增五名非爲
貴州且每科常中六七人又於中間妨占名數後
節經巡撫臣嚴清舒應龍按臣秦時吉毛在議疏
請加未奉俞允人心鬱然况今附四川永寧宣撫

同學矣。始貴陽及定番州學矣。列聖或漢作人

之化。皇上菁莪樂育之仁。家藏下壁。人提唱珠。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分科之始。貴州生員遍省正一千餘人。今至七千有餘。加以川湖五學。本省二學。若猶仍舊。貴甚非所以廣蒐羅而鼓舞遐方之士也。况雲貴人才本不相遠。雲南四十五名。貴州連外學三十名。多寡懸絕。學校漸增。解額仍舊。每至鄉場。棄璞遺珠。落卷強半。主司長嘆。不忍釋手。國家科取貴士。再無別途。皇上與學。右文千載。一遇伏乞體太聖設科取士之意。累朝久道化成之功。酌雲貴多寡之中。參今昔盈虛之數。增新科制。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舉之額以揚國家文治之盛使臣等亦得附於以
人事君之義則文治至張夷方興起闇昧得耀於
光明疎逸免嗟於遺棄地方幸甚
平播疏
李化龍

楊酋匪茹與國爲仇萬姓荼毒三省震驚孰不以
爲不可以歲月克者乃自出師以來甫三月有奇
而元凶授首黨羽悉擒千年狼虎盤踞之窟一旦
掃蕩無遺上足以伸中國之威下足以洩生靈之
憤其他狡黠土司獷悍惡苗無不落魄亡魂西南
半壁天下可永無虞矣皇上德威遠被指授方畧
所致斷非文武將吏敢貪天功者惟是各

官兵暴露行間勞苦萬狀不可不查叙也先是臣
奉命入川賊知罪在不赦已統兵深入有擒王勳
叛之說遂破秦江且逼重慶地方洵海皆謂有長
驅之志於時目前兵力畧無可恃臣乃以計緩之
一面調兵一面移文詰責若未嘗絕之者賊果信
之卽具文求撫且不西向臣因得以徵調漢土諸
兵急爲之備其時賊氣甚張川人畏之如虎臣發
成都兵甫出門欲投錦江不復肯東及聞秦江守
城兵見賊來競舉而亡多投水者止餘二將兵
家丁遂及於難臣念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義氣有
積自非招客兵不可因請調陝浙諸省之兵又念

外兵之資甚後往來途次且生擾害不可過多乃
於每省鎮止調一二千多者三千其數皆實惟堂
二萬其餘乃三省及漢粵土兵也然西南人素外
兵來莫測多少以爲天下之兵皆至矣自是漢兵
之氣壯而土兵之心亦折無不樂爲我用若時或
雖知調兵然以爲虛羸嚇之如往日非實事也臣
亦止在成都積糧治器若無事者然不復東顧亦
不疑北兵俱集臣移駐重慶賊始知必剽頗肆衝
突然我兵漸益亦易得志也臣又念兵以一路進
旣道狹不能容一有前卻不可復振因分爲八路
又念路分而兵少賊厚其陣以衝之敗矣臣命每

路皆三萬以上每一路皆可以當其全師又念關
外賊黨多不可勝誅會兵部頒賞格至首重招降
臣亦推廣之但投戈者皆赦不誅臣又念無賞士
不勇往會兵部賞格首言得賊者卽以其家資與
之臣亦推廣之克關破圍各懸賞賞各以千萬計
既川兵入關臣又恐其人自爲心若九節度之師
然因復委按察使張愔入總監之殺牲泣盟務必
得賊臣又恐賊專急詐降得以遷延至暑雨漸深
我兵不能久困令但急攻之有稱降者斬使焚書
無爲所給時湖廣之兵亦至圍下臣欲入營親監
之會聞先臣之計臣恐營中遂懈情不可用因不

德成服跪而草檄亦以例應候代照常督兵有慢
令者尚方具在令代中軍余德榮等再往監之臣
又念賊圍後易攻目前難攻時諸將壁圍下者各
有分地因令以勁兵一枝壁其前其餘并力於後
臣又恐諸軍士爭趨賊財物或至亂行至有他虞
移文再四申禁臣又聞營中流言水西目把尚不
絕賊恐漏軍情因移文令其退劄水西土官懼撤
其兵退而引嫌曰吾不欲爲亡播之續也時久雨
軍士日在泥淖中至六月初四而天忽晴初五
日遂破其二城初六日遂登其圍賊以死亡總計
入路兵生擒賊首賊從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斬馘

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顆俘獲賊屬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擄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奪獲馬牛七百六十七匹隻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是役也自賊破綦江至剿滅可一年自進兵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當八路對壘時土漢兵旣參差不齊諸將領亦彼此觀望播人劫於賊之積威人自爲戰未易卽克我各路又運糧艱難時有脫巾之呼臣日夜催督走使持檄至數百千卽兩省撫臣各路鎮道亦靡不忘寢忘食或至頭鬚爲白總之諸文武知廟堂之意必欲滅賊故鼓之卽應勞之不怨

誅罰之亦無敢曠者倘更一月而賊不滅暑雨
久瘴疫深我將自潰無問賊矣該臣會同巡撫貴
州郭子章巡撫湖廣支可大巡撫偏沅江鐸議得
國家方制萬里日所出入之邦悉爲郡縣獨西南
諸省不廢土司蓋亦曰因俗而治與之相安云耳
二百年來此輩犬羊之性不堪馴擾亦時有之然
未有如播酋楊應龍之公然叛逆者則何也蓋其
地險其兵強其才力足以使鬼通神其聲勢足以
呼羣嘯黨加以年深方寓多事九伐之旌未遑南
指彼遂時時狂逞亦遂時時得志井蛙之見謂縣
官真無奈我何諸羣不逞如楊珠楊明何漢良孫

時秦輩矚其雄心或時有以公孫躍馬尉佗自王
之說進者賊亦自念騎虎勢不得下將曰等死耳
無且舉大名乎於是恣其狂圖滯怒以逞而破城
殺將鵠起西南之勢成矣夫天下非小弱也九州
四海兵非脆糧非乏也向賊逆未著皇上不忍遽
觀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解網姑俟其悔過而與
之相安無事乃不謂究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赫
然斷在必剿夫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况此么膺者
乎蓋自進剿之旨下上方之劍頒然後海內熊虎
之師如雲而集陳紅之粟蔽江而上智士陳謀勇
夫効力火燎毛山壓卵賊卽欲不灰飛烟滅亦曷

可得已臣等嘗卽諸路之功而評叙之在四川則
楠木三峒賊黨以爲三窟謂天險不可升者也婁
山關賊前門我所必由賊所必爭者也海龍固賊
以爲天造地設人跡所不能到兵力所不能加者
也三戰而克之賊力竭矣不亡何待夫賊黨自戰
其地猶易與也惟賊父子親在行間諸賊人人致
死難與爭鋒該路到處與賊父子對壘最快者九
盤子之戰賊悉其精銳以付朝棟令之從綦江進
從南川回此其目中尚復有官兵乎劉綎一戰而
走之自是播人爲之破膽尤快者諸軍壁海龍固
下連月不拔綎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至

今羣口囂囂然竟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兵法無
選鋒自此綖於諸路其選鋒乎則綦江路之功也
臣嘗言破賊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老也安村羅村陶洪三寨生口
以數萬計勝兵以數千計令貪功者以大兵初入
必且多殺以報捷勝之則傷仁不勝則損威矣而
該路坐受其降兵不血刃自是一戰而斬郭通緒
再戰而入崖門關三戰而屢捷於水牛塘賊計無
復之遂父子相哭而上國矣當其入水牛塘時川
兵入關去國尚遠湖貴兵在關外絕不相聞吳廣
以孤軍去國數十里而結營犯兵法之所忌而卒

以得志自非其令嚴而戰力當不及此後雖有講
降悞事然有激而奮竟以成功逆賊父子盡獲其
首終不失爲全捷則永合路之功也南川路最險
最遠去固可六七百里賊以爲官兵必不能從此
進當馬孔英之未至也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
漢士兵以往此固已雄偉不常矣乃師期一月之
前先擣官壩營以寒賊膽而撤回龍泉之兵且以
解思石之危其事甚奇其功甚大比進兵從真州
入真人則簞食壺漿以迎播人則棄甲曳兵而走
居然有三代之氣象時諸將欲候各路消息方入
關拆枝毅然曰若是則誰爲當先入者策馬而前

衆隨其後竟以三月初八日奪桑木關而據之臣
用是以催各路尙有四月入者令諸將皆折枝諸
路皆南川滅賊當更速抵關而馬孔英至則文武
相得如樂之和自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
應甚或以相誹詈而折枝不顧也分攻令下諸將
爭走後門該路獨壁前門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
賊易衝我亦曰誰爲當賊衝者蓋亦先入關之意
乎破圍之役後門以二路更攻前門以一路搏戰
日夜揮戈人百其勇坐使賊自盡而逆黨無一逸
者總之倡諸路之先作三軍之氣令黔師不得以
賊強我弱借口而竟以奏功臣於該路文武蓋心

折焉則南川路之功也在湖廣則偏橋一路江外
爲四牌江內爲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盤據
糾結乎其間四牌不掃卽武騎千羣未易窺三渡
也陳璘獨以一旅之師先掃四牌開我進兵之路
用是烏江內賊黨寒心長坎瑪瑙青蛇三圍白昔
以爲險絕官兵所從未易得志者臣亦慮其難下
令降之璘以爲除惡務盡竟以一鼓而升其巔殺
戮數千臭聞十里時龍泉哨施南兵亦已先克板
角關至今湄潭白泥之間四牌七牌之苗遂無遺
種非璘之力不及此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
遲便成噪呼璘令嚴而法肅卒能使之用命而不

爲害迨至克關逼圍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
其機智有足多者卒以入虎穴得虎子闔人綉女
纍纍在俘則偏橋路之功也貴州各路與川湖不
同其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夷性反覆而靡常其
民心搖惑而不定茲之用兵又非以一淬厲一鼓
舞之爲競者烏江失律已見法矣然能借是以激
厲水西俾之絕狐兔之情踐虎狼之窟母氏固一
戰大足褫逆酋之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得
之文吏蓋運籌者之苦心乎李應祥以孤危之兵
當疑虜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止之間以守爲戰
以招撫爲進攻卒之轉弱爲強揚旌直指斬首數

百招降數萬因破諸國斬三渡抵白田何其壯也
竟以連合州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羣醜振積弱
之邦舒華夏之氣始如處女繼如脫兔茲其審於
機而神於用豈易得哉則乎越烏江沙溪諸路之
功也夫我國家從來用兵未有太得志於西南夷
者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未聞戡
定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陞
叙萬人三返而罪人竟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
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借口茲其大致可覩已諸
帥固庸眾人臣等三五書生耳其智畧才力不及
古人遠甚乃兵纔逾二十萬進兵纔逾百日費纔

二百萬而幸成功此非臣等之力皆由我皇上神武獨斷委任不疑用使文武同心將士効死爰有成績臣每誦詔旨卽十行之札萬里之外徃徃瞭於指掌而析於毫毛輒沾沾自得以爲賊平矣已戰勝於堂上矣夫淮蔡之平直須一斷何況聖朝廟謨洋洋若此哉

播地善後事宜疏

李化龍

查該州地隣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蓋無所不接壤夫蜀無藉於播黔瘠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之四衛并割附之從此黔省幅

幘得與十二省比長絜大甚爲長便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尙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爲二府分隸黔蜀庶建邦啟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皇上廓清之績旣已盡被於三藩而旉幘之仁又復再造於黔土矣除寬廢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賧恤抑兼併清橫恣等項凡明旨所叮嚀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尙有後開欸目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呈覽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牁西連夔道漢唐改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酋旣平相應改土復流以

變夷俗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卽播州遵
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綦南之衝
走川貴道也舊爲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草南
接婺思北達真涪爲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
濱播枕永襟合帶瀘爲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真
州卽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
俱隸川省統轄黃平爲川貴要區舊設撫苗通判
一員列銜重慶駐鎮彼中其與播勢相控馭並爲
重地應設一府湄潭龍泉地里廣邈各應建設一
縣甕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泥合設一縣並草
堂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去黔甚邇相

應改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蓋亂流
初殄地濶人稀姑建數城以爲繫屬以後地闊民
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
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

一設屯衛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
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啟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屯
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因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
同城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
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
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
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

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隅遍鄰土司地
方各設屯田每軍照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
冬衣布花之費其三十畝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
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軍之外
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
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孟冬仲冬孟春仲春
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二月望日齊赴
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強弱而明賞罰
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官軍田卽
另募壯丁補伍宸軍得實用異時卽募兵散盡此
五千軍與益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戡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微功而開邊釁欲以內修戎備外懾夷心整肅羣僚長服衆志爲地方長久之計必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一整飭新復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寧西陽石砭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隣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界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并聽兼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制

一設將領播淪於夷閱八百餘年風俗穢悍法令
并格已久今地雖蕩平而逋孽潛藏漢夷錯雜招
苗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今議播州畱兵一萬
黃平畱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
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畱總兵一員鎮守
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卽一叅遊足領之合無將
軍門標下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
設總兵移與播地應畱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馬
三百內標下標兵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
坐營手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

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
七千酌量分布於白雲壩真安桐梓等縣播川等
邑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
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卽爲築城鑿
池建郡縣修郵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徐俟
建置竣工日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
撤有願附籍當軍及民當差者聽千把總俱於附
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雷兵三千仍設一叅將
領之總聽防播總兵節制

一丈田糧環播幅幘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舊
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蠻方賦稅

原輕至應龍巧立新法名曰等實每田一畝徵錢
數錢初猶歛其財以招苗後并奪其地以羨苗而
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責成道府親率州
縣官定疆界沿坵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冊
呈報以定賦法額糧輕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絲
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
三升下田二升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尙有上
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
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每畝酌定難
以預計丈完總計四地若干糧若干錢本色若干
折色若干錢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

銀力二三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
一限田制播二舊民自逸會倡亂大兵征討之餘
僅存十之一二遺棄田地多無主人冊籍不存疆
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報多原舊
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尚有異省流徒假
播籍而希冒占者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
查果真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
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
大率純下田多不得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
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凡不能爲楊保語者無問會
否寄住皆不得妄認遺下無主民田另行招人承

種納糧當差。應龍官庄并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
等諸擒斬。有名頭人庄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
民願占籍。州者承糧其領田之人查照時值量
行上納。以去。目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
爲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
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那移。州縣官
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備道稽
查轉報。撫按查考官吏。乾沒從重治罪。

設學效播。故有學宋元之世。俊茂朋興。如再從
周。猶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
禁錮文字。寇讐儒生。坑儒燬書。禍同秦始。今干戈

既戢文教宜先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訓導二員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蜀新四縣隸白田學黔新四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真安旣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頗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會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坵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州永安湘川烏江昌明

砂溪仁水湄潭鰲溪岑黃白泥二十三驛俱當川
買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趨時興工合用匠役亦
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
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邊支剩軍餉內動支仍
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
廢時日事完冊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
薪舊額土司供辦今既改土設流似應與賤裡驛
站一體蠲派但流民授田方始墾便買馬行差日
前一切站銀暫令官爲出辦俟里甲稍定卽行編
派至夫馬額數應照舊辦爲準湘川驛時卽爲四
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茂桐梓播州

永天西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
 烏江仁水湄潭今黃鰲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
 馬各二十四匹夫各三十名昌邑通水西次
 僻應設馬各十四匹夫各二十名各驛官見在者行
 令赴驛任事驛吏因屬上司舊不撥發今應行州
 貴兩省布政司照缺查撥

一建城垣播州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一府四縣
 並宜改築石城石少者以甃代之其兵備道總兵
 府並府衛州縣衙門公署倉庫城隍廟演武
 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廢廡齋舍等項俱宜以
 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為急衙舍之

宜奇圖各府州縣正官選委勤敏佐貳於堪動銀
內行支尅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歲辛丑
二月內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
役有怠情冒破工力草率者俱聽該道叅詳挈究
事竣之日造冊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
禦有賴

一順夷情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芟
夷蘊崇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
奏氏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顧就中情事不
同亦宜分別如八司曰播州真州白泥餘慶草堂
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三長官六又一司雍水原

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司同知羅氏此皆世
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
擒獻俘與楊氏俱滅真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
兵三百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具疏改
流挑怨速禍至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
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謂真州宜正其附播
之罪江外諸司宜以起釁絕之第王道如天罰宜
從輕賞宜從重真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
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充黔
楚鄉導合將真州長官卽爲該州土同知副長官
卽爲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卽爲該縣

土縣丞副長官卽爲土主簿同知羅氏爲新府土
知事此外尙有投降夷目原非長官本無冠帶但
賞格曾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眷酌
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日袁年父遭酷禍投降
最早宜後以所鎮撫職銜下赤水里頭日袁登仁
懷里頭日王繼先安羅二村頭日羅國明羅國顯
安益以上五名念其返邪歸正量授冠帶總旗諸
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
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
仍以家人爲言恣行霸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
姓秦氏哈喇氏之惡羅領勇氏之族尤爲禍首

今蒙王仁運行四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
行拿問發落地方人民指稱前事告害者亦如之
一正疆域播之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
容溷淆西幸山接水西右逼永寧雖犬牙相攬未
能齊一然畫一訂分疆亦自有相沿界址惟是夷性
互爲雄長強則侵凌弱則減削甚至有一地而甲
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如儒溪沙溪水烟天旺
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冊可考緝麻山李
博埏仁懷石寶具甕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祇緣先
年楊氏中衰吐魯曾爲永寧水西侵占後應龍嘗事
治兵相攻恢復以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糧馬兩下

支持此在土司可也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
故乃水西止求清查永寧輒行瀆擾且動以瓜分
爲言因上行私垂涎占業應行該道會同隣近道
分及早清查一切相隣地方原係播者歸播原係
永寧水西者歸奢安刻石立碑永爲遵守其隣邊
目把如不安分義安肆爭侵重行究治平礮土官
一併察處此疏從四川志中採入叙播中善後事
是爲詳悉但前書十二條後止列十一
條且支勢尙未收束疑有
脫簡別無書可查姑仍之

開平越新疆疏

郭子章

題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
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萬曆三十一年據貴

州布政使司經理分守新鎮道等呈前事該臣看得播未平之先急在征討播既平之後急在經理征討者矢在弦上不可不發經理者鹿在園中不可不緩仰誦聖旨一則曰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一則曰招撫流移復業毋令豪強冒奪大哉皇言明見萬里恩加八番所以安集鴻鴈於澤休息鴛鴦於梁者靡不周且詳矣臣等奉行綸音宣導德意與經理諸臣上自道府下至丞尉亦至於再至於四矣顧經理之節目甚瑣甚冗而其體統在官與民土官曰先人歷代遺土新官曰朝廷業已改流納

鑿不相入而互相持舊民曰此吾世業而偶失之
也何知新民新民曰汝罪人幸而脫刃者也何得
復戀熊虎各相噬而勢相戕甚至新官與新民依
倚土官與舊民連結各恃眾怙力將人人碁峙以
觀成敗此體統之難正也築城垣於豺虎之穴而
獷悍不可使度田土於荆棘之中而尋丈不可覈
建學校以化夷而口舌紛紜徵糧馬以給公而支
吾推諉開道路以通商而戎賊莽伏物力詘而無
以應多役糧餉殫而無以張兵威捉襟則肘見調
宮則商亂甚至謂改土徒勞不如還舊此節目之
難理也臣與督臣按臣會議諭諸經理司道府官

凡教在初而禮爲始暫給土官冠帶劄付引於繩之內次定與縣令迎送接見儀節委以職事稽其勤惰毋令逸於繩之外而官志始定查舊田有憑者還舊主查逆田入官者給新民俱不令人價而責其納租土著子弟稍通者令之入學青其衿毋左其衽新民子弟卽平通者止令寄學不許觀場二十年後始令赴試而民志始定體統旣正漸議築城垣首砌龍泉次砌甕安又次砌餘慶湄潭又次砌平越水城黃平州城銅仁縣城又次修銅仁平越府城新添龍里衛城又次築平越行府銅仁營堡而城垣舉矣卽不敢謂金湯是恃而三板安

堵千里聯絡實空虛之地爲扞蔽之資脫有不虞
民亦可倚而守也乃漸議度土田起糧馬丈出田
地一十九萬四千有奇歲徵銀一萬五千六百有
奇本色米四百有奇雖比之遵義不及十之一而
在黔中稍稍成聚卽一郡一州四縣官員之俸薪
道路之夫馬皂快之工食踐更之戍饗僅僅取給
焉又漸議建學校則改平越衛學爲府學以黃平
州學附於平越府而土著新附之子弟肄業有地
變椎結爲絃歌柔靡莫而詩書或者其藉此乎又
漸議開道路則團聚哨兵建立鋪戶修飾候館演
楚賓旅亦稍出途廻視豺狼當道荆棘塞路之時

則有間矣蓋自播平至今已歷四年各官經理亦
踰一載城市鮮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是皆
皇上威遠暢惠廣被故令夜郎牂牁驚鳥獲安平
江涿水窮魚復樂豈臣等區區智力所能辦哉第
二三營造拮据之臣其勞亦有不可泯者謹將各
府州縣築完城垣公署丈完田地糧則並戶口冊
籍上塵御覽

題設府州縣疏畧

郭子章

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二千餘里南北相距二百餘
里雖云愍國亦係樂土今議改流東西可設二府
每府各設二三縣播境原屬四川與貴州隣二省

界限原自分明至論建置大概臣意自沙溪以至
白泥當以烏江爲界設一府於白泥壩而真州菱
山松坎等處可爲三縣黃平在元已爲府矣當設
一府於黃平或平越而餘慶白泥二司可爲一縣
甕水重安二司可爲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
置之大概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三渡板角
苦竹三關爲界其中漢苗田土雜錯惟湄潭可縣
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尙幼其印
已失土地已爲楊賊踐躪合無將龍泉改建一縣
增置城郭而以安民志之子世爲土縣丞以爲死
義者之勸其祖職長官世爲土主簿此則思石一

帶建置之大較也第播州之名其來已久播之爲
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應龍阻兵崛起戾竭四
方之力僅乃克之夫南越破而聞喜建呂嘉得而
獲嘉名龍州平改爲龍安九絲夷更名建武卽播
州納土於宋亦改名遵義計廟堂當有定謨而播
之名似當更易

題設新貴黃平等學疏

郭子章

臣看得建學育賢化民成俗首務今據司道會議
改平越普定二衛學爲平越安順二府學增設黃
平州新貴縣二學裁平越衛學訓導改黃平州學
學正裁宣慰司學訓導改新貴縣學教諭此一轉

移間不煩官帑允宜建設黃平州學除土司土著子弟照舊取考外其新民子弟須照禮部題准近例三十年後方准收考據司道府會議黃平等州縣乃新造之邦土著鮮少禮義不知新民子弟目前准其收考文理平通者止許入學不許觀場待三十年方許入試既不失化誨苗方之意又不礙昌籍中式之例似應俯從其平越安順二府學廩額貢期俱照都勻府學例各廩二十名一年一貢黃平州學准廩十名二年一貢須在十年之後方准起貢二衛學印記當改爲二府學印記至於增解額一節邇來黔中文教漸昌庠序日增且會

試中式不下於粵滇而鄉試解額獨少於二省似
應於原額量加以廣聖化伏候睿鑒施行
題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廟名位疏

蕭重望

爲立闡幽忠乞懇天恩俯從輿論勅賜入祠表揚
忠孝以鼓天下賢豪人心以勵萬世地方風俗事
臣代巡宣大等處地方密訪風俗輿論首及忠臣
孝子義夫節婦貞烈諸輩賢良等臣拔擢其一以
爲國家巡方得人慶幸臣徧查屢訪無一可得忠
憤之懷時勤諸念轉思薦揚舉覈之典朝廷總以
風勵人心人才難得自古記之頃者巡歷土木堡

見忠臣廟忠憤之念勃勃欲發竭誠請祠展拜親
目牌位姓名係正統時死難諸臣獨未見申侍御
忠臣牌位目擊心傷寸腸碎裂萬斷已何也申侍
御黔人也名祐原任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其死節
實蹟臣亦黔人稔知最詳卽他無所論叨蒙景帝
勅命一道旌忠真爲的據其節有三臣請爲陛下
言之祐在童時居鄉隨父之田虎忽爪父去祐執
杖擊虎脫父命於虎口事親之難其一及鄉試入
胄監國學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旨枷示國子監
門祐倡六館諸生石大用等搥鼓願以身代師難
上霽天威得釋事師之難其二迨至土木之役王

振惑帝親征兩軍奇壘危亡旦夕上命羣臣中選
有與朕貌相合者不妨代朕乘輿朕脫朕羶袂推
申侍御與君貌若相似卽命以身代天躬乘鑿遠
馭保帝駕以全歸事君之難其三嗟嗟鑿與反正
宗社寧謐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太平全盛之
業者伊誰之力也哉奈何天順改元登極竟忘代
駕之命通紀不掛一字謚與廕典不及一言而土
木堡忠臣廟渺焉無聞公道湮沒之後人臣亦何
樂於以忠自見者景皇帝卽位尙憫孤忠之死難
深憐塞草之悽愴籠賜祐以勅命連廕二子申建
申贊恩梁第緣兵荒未襲迄今終屬缺典正統

同死事諸臣百千其人但無親識在朝子翁在職
當國步多艱之際倥偬喪亂之秋誰能啟聰牖明
代爲悉晰也若申祐遠在天末非景帝賜以歿後
龍章卽臣抱憤縷悉代懇終爲虛誑雖然忠貞湮
沒士類隱跡如申祐者宜載皇明通紀英國公張
輔尙書鄭瑩等十四位以上不惟今人中少此乎
臣弟友之完人卽三代前克敦在三者亦罕見此
臣隨據會試舉人申承文呈稱先神故宦申祐有
功英廟抱恨沙漠反以焦頭爛額爲上客意也臣
行牌委懷降兵蒲追系命政并土木堡操守王懋
德及儒學陳所憂言生劉者等有傳聞識記者

確查刑報重案屬實與至聖崇祀載者脗合
無差再閱禮部舊章有載議尊為申侍御代駕
死難苦忠掩覆不于疏稱可見公道恒在人心天
理不容泯滅伏乞陛下務宜聖旨乞將申忠臣補
入廟祀請加諡號以光幽室膺及子孫以降恩典
我皇上培八百年有道之長享千萬世無疆之福
在此盛舉矣謹疏

題表吳氏節烈疏

馮晉卿

題為遵例表揚節烈以勵風化事臣竊惟民風至
今日而凌夷矣朝廷化民成俗盛心三合五申臣
網紀一方無日不宣揚教化罔敢少懈每念古人

之守已如女子之守身二者並重揚女貞以勵閭
範卽借女貞以勵士行誠今日維風易俗之急務
也臣每巡行首問忠孝節義若事有可紀行無大
奇者卽昭例表闔旌以布粟不敢概見啟事其應
請旨旌表者爲已故烈婦吳氏係普安州貢生蔣
橋之妻於萬曆三十二年生一十四歲適夫蔣橋
於天啟三年安賊陷城氏夫蔣橋爲賊擊斃幾死
復執吳氏罵賊不辱挺身投烈焰之中自焚時年
二十歲道府通詳到臣復行提學僉事龍文光查
覈無異呈報前來該臣看得見危授命人臣節也
自廉耻道喪而偷生苟免之事屢見於縉紳大夫

之間吳氏以一婦人能力持大義罵賊亡身烈烈
 轟轟視臣焰為植節之場與日月爭光可也男子
 中猶不可多得况井臼中饋者豈易能耶伏乞勅
 下禮部卽將本婦節烈再焰查覈請旨炤例從優
 旌表於以維正氣而勵民風匪淺矣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前古述夫欲益已效區微吳氏乃身等安陝貢士
 奇傑時時勵志願效以節果不旋踵長身殉難其
 身更難於此節烈更難於此節烈更難於此節烈
 彈唱節文貞烈願在節中守節貞烈守節貞烈

通志卷之三十四終